



蒋子龙文集

第 1 卷

蛇神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第 1 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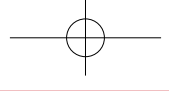
蛇神

蒋子龙文集

蒋子龙

当代著名作家。1941 年生于河北沧县。1962 年开始发表作品。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、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。代表作有《乔厂长上任记》、《机电局长的一天》、《一个工厂秘书的日记》、《开拓者》、《燕赵悲歌》、《赤橙黄绿青蓝紫》、《子午流注》、《蛇神》、《人气》、《空洞》、《农民帝国》等，以及中短篇小说集和散文集，约一千多万字。

作品曾多次获得国家级文学大奖，并被译成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日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韩国、越南、蒙古、丹麦、挪威等十几种文字出版。



蒋子龙文集

第Ⅰ卷

蛇神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蒋子龙文集

龍志亞題



第1卷

蛇神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蒋子龙文集. 1, 蛇神/ 蒋子龙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13

ISBN 978-7-02-009853-8

I. ①蒋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作品综合集 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17.2 ②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98614 号

责任编辑 包兰英

装帧设计 刘 静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392 千字

开 本 720 毫米 × 1020 毫米 1/16

印 张 21.75 插页 4

印 数 1—6000

版 次 2013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853-8

定 价 48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 01065233595

序

历史和现实像两条缠在一起撕咬恶斗的蛇,从混沌初开打到人类文明的尽头(假如文明有尽头的话);从天堂打到地狱(假如有天堂和地狱的话)。

现实之蛇一口咬住历史之蛇的脑袋,三吞两咽就将历史吃进去一大截。历史却决不甘就范,虽成现实之蛇的腹中食,却在现实的肚子里乱咬一气,甚至把现实的胆吞进嘴里,再拼命甩着尾巴,将现实之蛇卷了起来。

死的是历史,但闪闪发光。

想忘记它不可能,想不看它也办不到。

现实之蛇虽然内部受伤,丢了苦胆,仍然生吞活吃,死缠不放,蜿蜒前行。

我是属龙的。每天晚上却看到有无数条蛇向我袭来。

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里对毒蛇倒充满了感情:“能透骨搜风,截惊定搐,为风痹、惊搐、癩癖恶疮要药,取其内走脏腑,外彻皮肤,无处不到也。”

据说蛇肉、蛇血、蛇胆、蛇蜕、蛇皮、蛇蛋、蛇粪、蛇头、蛇尾、蛇眼睛、蛇睾丸等均可入药。

蛇毒更为珍贵,可治血栓病,遏制癌的转移,当然也可以杀人。

前言

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,像“长房长子”,自然格外重视。

由一九八六年第一期《当代》杂志长篇号发表,然后由我一向非常推崇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成书。不想它生不逢时,也遗传了我“多灾多难”的文学命运,在本该是像过生日一样只说“好话”的《蛇神》讨论会上,就有人发难,随后升级到中央一级的大报上。

河北省一“爱嚼舌根的人”,竟将北京的种种闲话传播到天津,我为了不破坏跟心目中“皇家出版社”的关系,只好写信给当时的社领导,取消出书的计划,采用“肉烂在锅里”的策略,将书稿给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。天津不是批我吗?反正臭就臭在天津了!

许多年以后,“百花”的版权一到期,应相识多年的编辑包兰英君所约,就又将此书拿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修订本,算是了却心愿。

这是一部纯虚构的小说,我有意把故事的大背景放在南方的山区,不想竟引得四面八方来对号入座。那是一个对文学神经过敏、多疑多虑的时期,人人都喜欢对号入座,又极端恐惧和厌恶被对号入座。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把《蛇神》改编成大型话剧,由当时的院长孔祥玉演男一号,公演后几乎每个有名有姓的角色都有人对号。有些掌握一定权力的人,想借小说中对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描写制造一场政治事件,以期阻挠话剧的演出……过了很久,我才偷偷地买票去看了一场。

在所有被牵连到《蛇神》风波的人中,有两个人的态度让我感动和崇敬。一位是河北省梆子剧院被吴祖光先生誉为“国宝”的演员裴艳玲,

有人风传《蛇神》中的女主角写的是她，她听了只是微微一笑，不置一词。为此我又专门写了一部关于她的纪实小说《长发男儿》，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她也只字不提《蛇神》的事。我之所以写后面这部纪实小说，就是想告诉读者一句话：《蛇神》中的花露婵不是裴艳玲。裴艳玲身上那种吸引我的、独特的东西，一旦变成花露婵就不复存在了。如果按裴艳玲的气质来写花露婵，《蛇神》将是另外一个样子。

另一位是张贤亮。在当年的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开会的时候，一位副主席当着我的面问张贤亮：“看了子龙的《蛇神》吗？里面的邵南孙就是写的你。”张贤亮哈哈一笑：“邵南孙是子龙心目中的男子汉。”何等智慧，何等气度，不愧是见过大阵势、境界不俗的张贤亮！

写一篇小说引起一番争论，甚至酿成一场风波、一个事件，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幸运，我却感到烦了、累了。我希望人们忘记我和我的作品，让我安静而从容地生活、写作、休息。当时的新潮小说出尽风头，像我这种角色正好躲起来喘口气，好好调整一下自己的步伐。想不到总有人要拿我磨牙……

或许作家可以算做“感情上的运动员”，要经受各种感情运动的锻炼，全面提高感情素质，才有可能在某个项目中取得好成绩。创作就是一种激情，作家的全部技巧还不就是打开闸板、疏导感情的激流，让自己顺水而下吗？幽雅和精心雕琢往往会成为真实和诚恳的障碍，而诚恳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。别的不敢说，《蛇神》是诚恳的。

在当代“心理小说”中已经没有理想的地盘了，理想人物更是声名扫地，甚至会受到责难。作者在感情上钟爱备至的人物，在艺术上却常常会给这个人物帮倒忙，下不了绝笔，这就是由于我格外珍惜花露婵，反而局限了对这个人物的刻画一样。看来创作不仅是一种激情的宣泄，作家还要有一种超感觉的能力，有时要超越自己的情感，服从艺术的规则。

当时那些急于否定《蛇神》的人，读的还都是《当代》上发表的删节本，那是个掐头去尾的《蛇神》（被删掉了两万字左右），这种砍削很可能是一种有好处的整形和修理，把小说的缺点和当时被认为“敏感的

东西”都砍掉了。但我更希望他们能根据“全须全尾”的《蛇神》发议论。着什么急呀,等到单行本印出来,甚至放它两年再说。文学不是信奉“在所有批评家中,最伟大的,最正确的,最天才的是时间的论断”吗?

倘若命中注定在创作道路上不会有安宁,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现实:人们可以咒骂它或颂扬它,厌恶它或喜欢它,只要不轻视它,不无动于衷,不是不屑一顾,作家还有何求?我喜欢就作品论作品,没有人规定谁应该写什么,不应该写什么,我不想以简单的格式和各种习惯性的规范把自己的小说束缚住。

否定自己的昨天来肯定今天,同肯定自己的昨天来否定今天一样愚蠢。创造的本质就是要变、要动,不可能死抱住一种模式不放。作家也和生活一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。文学的概念同世界的概念、人的概念一样变得无比复杂了,社会对艺术的选择越来越多样化,艺术对生活的选择也应多样化。

多元是这个时代的理想呢,还是标志着失去了理想?我想当今的文坛也是这样:“二八月乱穿衣!”《蛇神》是我这条蛇正在蜕皮时的产物,不管读者认为我是有毒蛇还是无毒蛇,蛇蜕却是无毒的,可以入药。当然不能排除我一辈子也许都蜕不下这张皮的可能性。我不想丢掉自己,只想认识自己。

《蛇神》如果引起议论,最不安定的因素大概就是邵南孙了。他独有的荒诞的命运不是我有意安排的,我无权说生活应该怎样,不应该怎样,我只能说生活就是这样。一切荒诞都来自现实,邵南孙行为中那种种出人意外的落差,并不比这几十年我们生活中的反复无常更令人惊奇。想想我们所经历的一切,觉得中国人无论做出什么举动都是可以理解的。我以为用荒诞的手法写荒诞已不足为奇,用现实手法写荒诞则使荒诞更烈更深更真。

我就想通过对邵南孙命运的感受来体验和理解历史送给我们的礼物。“现实就像梦和雾一样捉摸不透”,小说中有梦的生活,花露婵则是一个生活的梦。把梦的生活和生活的梦纠葛在一起,或者说把“文

化大革命”中疯狂的正常和正常的疯狂融为一体,就有可能使小说达到应有的真实和深度。

鬼知道每个活人的心灵的内在辩证关系有多么微妙,邵南孙的性格始终处于变化和矛盾之中,在他身上有许多相对立的因素,嘴上说的不一定是心里想的,外在行为不一定都标明他的内在品质,性格和行为总是有矛盾,当然也有统一的时候。我想写出一个非常复杂、非常矛盾的真实生命。

我小心翼翼但又渴望能揭示当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心理活动、复杂的性格,包括毫不隐瞒地解析自己的灵魂。人们已经厌恶了压抑、虚伪和贫乏无知。我想邵南孙身上那股压抑不住的报复心理会让一些人难于接受,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推崇宽宏大量,认为报仇是奴隶的感情,是弱者的表现。宁肯在底下暗争暗斗,阳奉阴违,唯唯诺诺,没有个性。这是消磨民族精神的一种瘟疫,一百多年来给我们酿成了多少灾难!创造阿Q形象的鲁迅先生却是极端鄙视“阿Q精神胜利法”的。

不会有人误解我是在宣扬报复主义吧?

我不推崇复仇主义,只想分析生活的质量、人的质量,艺术应该具备现实的真正的品格。邵南孙的报复情绪来自对生活的恐惧,当他经受了了一系列的精神摧残之后,十几年来禁锢得很紧的感情,突然像炸弹一样爆炸了,强烈得连他自己都不能自控,我更无法左右他的行动。其实世界上到处都有报复的言论和行动,发生在邵南孙身上真的那么不可理解吗?何况他又是个狭隘、自私的家伙……

文学作品应该深入到民族的心理层次,作家有权选择文学自身的时代意识,我塑造邵南孙这样一个知识分子形象的目的就在于此。不要把知识分子都看作是“受难的圣者”,当代社会心理潮流不是强调认识自我、强化自我吗?只有敢于剖析自己才谈得上“认识”和“强化”,才有可能提高人的质量和生活的质量。

我找不到一个好的形式来表达自己心里想要表达的一切,就采用两个时间层次,这是最省事的办法。“过去的故事”不单指“文化大革

命”，“现在的故事”也不只是眼前发生的事情。历史和现实互相映照，互为因果。这样写跟小说的内容相符，一幕一幕的，戏剧舞台就是社会大舞台的缩小。我写不了史诗，也不想把小说写得很长——拉开长篇的架势，细针密线，广为铺陈。即便如此，我也是前半部写得从容，到后面就有点急躁，也许是邵南孙把我折磨得不耐烦了。我追求紧凑、集中，把所有别人能够猜到、能够想到的东西全部省去，作家跳跃再快也没有读者的想象快。马拉美曾说，一部作品里本质的东西正在于不能表达里。

重要的是内容，无论如何不能让形式束缚内容。但形式选择不好就会妨碍内容。只要有助于艺术思维的深化，能加强故事的哲理性，能从新的角度展现人的性格、挖掘新的情节纠葛，能给人一种新鲜的艺术感染，管它是老套子还是新花招，统统可以拿来为我所用。要么不写，要写就应该有一点新东西，或人物，或故事，或思想，即使失败也不要躺在别人的尸体上。只要有生命、有变化、有不加美化的真实就行。

记不得是哪个外国人提过这样一句口号：“作家不应该有什么理论！”脑袋要长在自己的肩膀上，不能长在别人的胳膊上。否则人家一抡胳膊你就得发晕。我的本分就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那样认识世界，而不是按照别人能够理解的那样去描写世界。

写到后来我也拿邵南孙没办法了，仿佛不是他走投无路，而是我陷入了绝境。“美只有一种”，而包围它的有一千种丑。照此写下去我只能从三楼的阳台上跳下去了！幸好小说结尾的时候邵南孙又回到大自然中去了，大自然养育他，保护他，抚慰他，也许还会净化他的灵魂，他舍此别无更好的出路。至于他能否在铁弓岭长期呆下去，能否跟柳眉幸福地生活在一起，只有天知道。

蒋子龙

2012年2月1日

现在的故事之一

一路都是触目惊心的提示——“← V V 急弯直上”、“ / V V V 连续急弯”；一路都是惊叹号——“危险！”“窄路！”

好心的山里人还嫌这样提醒不解气，在经常出事故的地方干脆竖起一块块大标语：“前面易翻车！”“前面常出事故！”“替你的家人想想吧！”……

这不是人走的路。当初是山鬼跳舞踏出来的一条小道。只有铁弓岭的人才相信，这些可怕的路牌绝不是危言耸听，可以说是由在此丧生的人们的亡灵建起来的。只要能引起司机的注意，让玩轮子的人别打盹儿，别走神儿，别眼花，别开快车，别急转弯，无论用什么词句吓唬他们一下都不算过分！在这样的山间土道上，死亡是一瞬间的事。然而死亡后的麻烦事却很多。汽车可以不要了，死者的遗物也可以马虎，但尸体呢？“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”——如何向亲属交代？四百里铁弓岭号称“动物的乐园、昆虫的王国”，一个大活人落入这深山老林里都十分不妙，何况是一具没有生命的躯体，那就更惨！

尽管如此，世上不怕死的人仍然层出不穷。

白色面包车就像一个发疯的精灵，在这鬼跳舞的山道上仍然保持着六十迈的时速，全不把一个个迎面扑来的惊叹号放在眼里，而且满不在乎地鄙视一切天地鬼神以及大自然的规律和暴力，竟在傍晚出发，连夜翻山。正常人在白天行车尚且胆战心惊，冒九死一生的危险。铁弓岭的夜晚，连动物也不敢轻易出窝，倘不是被逼红了眼，不是碰上了诸如奔丧、吊孝之类十万火急的倒霉事，有谁肯拿生命当儿戏，

冒这九死一生的风险呢？更何况汽车司机还是个外号叫“二姨”的小伙子，细心少语，说话娘娘腔儿，真实姓名叫刘二根。车上坐着一个披麻戴孝的汉子，旁边放着一个献给死人的花圈，还有一个也许是送给活人的花篮。

在铁弓岭这个神秘的王国里，最大的精灵、最可怕的魔怪是铁弓岭本身。由于它优越的地理位置，奇特的山脉走向，形成了它特殊的气候条件，各种各样的动物和植物都可以在这儿建造自己的安乐窝，昌盛不衰地繁衍后代。这里什么怪事、什么稀奇的东西、什么反常的现象都有，如果人们只凭借经验、习惯和正常的思维，在铁弓岭这个秘不可测的宇宙里肯定会到处碰壁！山这边晴，山那边阴，山顶上狂风暴雨、雷电交加，外带雷电轰不开、风暴吹不散的浓雾。雾、雨、风、电协调一致，竞相施威。面包车像个可怜的小爬虫，在艰难地挣扎着，尽管它有足够的油和电，开足马力也闯不出铁弓岭的魔掌。打开全部车灯，也无法穿透那如墙如布的雨帘和大雾。

一闪即逝的电光，照出了群山那狰狞凶恶的嘴脸，仿佛立刻就要从四面八方压下来，把面包车碾成泥浆。从四周黑森森的原始森林里传出一阵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声，似要吞掉一切生灵，把面包车推下万丈山崖。文明人连同他的现代化工具，在铁弓岭的暴力面前，显得那么孤单可怜、软弱无力。前进无法，后退不得，阴森可怖的黑暗中藏着杀机，山野间各种奇怪的声音汇成轰轰隆隆的鬼叫，一声紧似一声……

一夜之间仿佛经历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，铁弓岭腹部的河流湖泊里可以游泳，炎热如盛夏，铁弓岭西北面的卫士山顶却覆盖着长年不化的积雪。明明是从亚热带出发，却一次又一次穿过热带雨林和温带的地貌。阴晴无定，风雨无定，说来就来，说散就散，一会儿东风，一会儿西风，一会儿南风，一会儿北风，一会儿旋风，风向不定，一时一变，气象学和地理学上的概念全被铁弓岭搞乱套了！

当脏兮兮泥糊糊的面包车终于爬出了铁弓岭，像个醉鬼一样摇摇

晃晃地闯进福北城时,它却又冻得打哆嗦,险些没有翻倒。车和人都渐渐清醒了……

这里是温带。惊蛰早过,已近春末夏初,仍然寒意料峭。天空飘洒下一场似雪非雪、似雨非雨、似冰雹非冰雹的东西,大小犹如米粒。砸在人脸上像沙石,落进脖颈里立刻化为凉浸浸的冰水,撒在马路上则如同给柏油路面又盖上一层薄冰。大卡车翻下护城河,载满乘客的公共汽车冲上便道闯进饭馆,至于两车顶牛或撞断电杆和小树的事情更是时有发生。总之,这样的早晨是够热闹的了。

但最倒霉的还是那些骑自行车的人,在拐弯时稍有不慎就会摔个大跟头,如果遇有紧急情况使用了前闸,车轱辘打横,也会摔个仰面朝天。拥挤处若有一个人摔倒,就会引起连锁反应,像踢倒一溜立起的砖头,一个压一个,哗啦啦倒下一大片。

天空像一张奸人的脸,阴沉沉不动声色地看着这一切。然而每逢这样的天气,人们却像过年一样开心,以中国人特有的善良、忍耐、乐天 and 幽默的品格,宽厚地对待大自然的恶作剧。摔倒的人嘿嘿一笑,旁边看热闹的人哈哈大笑,自己摔倒不觉特别倒霉,被别人刮倒顶多也就是抱怨几句。不会像往常那样斗嘴吵架,肝火大发,更不会拔拳相向。大街上时有车倒人翻,大家嘻嘻哈哈,发出各种各样的笑声。

面包车在红楼剧场门前停住了。

这儿的气氛却有点异样,剧场门前也有一条宽阔的柏油大道,一头通向五月广场,另一端连接福北市的闹区。

在这里摔跤的人照样有,却很少有人大呼小叫,更少有人嬉笑喧哗。摔倒的人只觉尴尬不觉好笑,即使有人摔得过疼,顶多也就是咧嘴苦笑一下,借以自嘲,掩饰其狼狈。亲眼目睹别人倒在地上出洋相的人,似乎也感觉不出这有什么可笑之处。因而,大家默默地摔,默默地看,默默地走,默默地骑,默默地幸灾乐祸……偶尔也能听到一两句低沉而凶狠的咒骂声。但听不清是骂人还是骂天气,骂街的人无所指,听的人也不拾茬儿。世上有愿意拾金钱的人,哪有愿意拾骂的呢?

人们走在这儿为什么变得如此庄严肃穆,不敢有任何轻薄非礼的

举动呢？莫非这儿是块风水宝地，能驱邪镇魔，让一切从这儿路过的人都不得不肃然起敬？红楼剧场的风水当然不小，它是福北地区的“人民大会堂”，最雄伟，最豪华，最宽敞。剧场里的设备也最齐全。本地区重要的会议都在这里召开，各界的大人物到福北来讲课或作报告也非红楼剧场不行。外地的名演员、大剧团来福北演出更是要登红楼剧场的舞台……剧场所坐落的这个红楼地段，也堪称是福北市的“首都”，是城中之城。建筑优美奇特，街道宽阔整洁，环境幽静。全市最高级的“干部楼”、“专家楼”都建造在这一带。著名的“地委大院”——地委和市委及直属各部门领导人的家属宿舍，就在红楼剧场的左侧。在普通老百姓的眼里，红楼一带是神仙住的地方，是“福北的天堂”，谁能不对它高看一眼？！

其实，行人走到这儿不敢嬉笑是另有原因。近来，红楼剧场变成了福北地区的“八宝山”。

十年冤狱，哪个庙里都有屈死鬼。因此现在平反昭雪的事就特别多。为了安顿已死的灵魂，也为了抚慰还活着的灵魂，一个接一个的追悼会在这里举行。但不是所有人的追悼会都能够登红楼剧场的大厅，要按照死者的级别和名望排队挨个儿，决定先后的次序，确定追悼会的规模——先是地委级的领导干部，其次是市、区、县、局级的领导干部，然后是各界知名人士……

人们走在这儿，怎能不发疹？怎能不生出一些悲戚之情？即使是跟死者毫无关系，八竿子也打不着，没有感情，掉不下眼泪，至少也得摆出一副愁眉苦脸、痛哉惋惜的样子。人嘛，感情的奴隶，社会的动物。社会变了，感情怎可不变？前些年，社会上流传着一句警言：“生活里没有观众席！”这岂不是说，人人都应该是演员？

今天，有幸成为红楼剧场追悼会主角的，正是一个优秀的演员。请看剧场门前的讣告：

我市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、省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委员、著名京剧演员、地区京剧团前副团长花露婵同志，在“文化大

革命”中被迫害致死。现定于三月十七日上午九时,在红楼剧场为花露婵同志举行追悼会……

她真美,美的清雅,美的纯洁,美的让人眩晕。看上去她还像个小姑娘,脸上没有化妆,头发和睫毛也未加任何修饰,微微笑开的双唇像一朵小巧的荷花。在花骨朵一样好看的鼻梁上端,生着一对大得惊人的眼睛,乍一见面给人的印象很强烈,仿佛占去了小半个面孔,破坏了整个脸部线条的娇柔和谐的布局,却表现出一种特有的力和美。她像在梦中一样微笑着,带着希望的、忧悒的、遥远的目光……

她的眼睛和每一个人都打着招呼,而且不影响她和所熟悉的人进行倾心交谈。今天任何一个见到她的人都不可能无动于衷,或是喜欢她、崇拜她、感谢她,或是嫉妒她、憎恨她、嘲笑她,爱、哀、悔、怨、恨……不论是哪种感情,人们对她都动了心,动了真情,难以再保持心境的平和——

她还是那样妩媚、天真、脱俗,好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里望着她的领导、同事、朋友和敌人。她真的不计较过去的恩恩怨怨?不,不可能!她也是人,而且是个感情极为丰富的演员。她那被苦酒反复浸泡过的心房,不可能像她现在甜美的笑容一样被所有的人爱,她也爱所有的人。

她在问:

“你现在满意吗?”

“你有些后悔了?”

“别难受,我这样不是挺好吗?”

……

不同的人听到了她不同的问话,在心里发出了不同的惊叫:

“花露婵!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露婵!”

……

红楼剧场的前厅里掀起一阵骚动,这是从每个人心灵深处刮起的

风暴,它带来的慌乱和不安,几乎破坏了追悼会上应有的肃穆哀伤的气氛。太悲则易怒,怒生恨;缺德则心虚,心虚就怕鬼!所有的人都脚步庄重,表情沉痛,活人跟活人之间也多半只点头不吭声,非张嘴不可也是慢语轻声。每一个刚进来的人都要站在她的照片前端详一会儿,这一刹那,在她的目光中看到了自己的灵魂,看到了自己的全部生活。各人的心境和神情都不一样,极端复杂,也许都是真诚的。死人的目光就是透视活人灵魂的摄像机,能把人们此时此刻的心理状态准确地拍摄下来、记录下来。难怪这些来参加追悼会的人受到如此强烈的震撼,这一瞬间连感情都得到了净化。有人想哭,痛痛快快地大哭;有人想笑,不敢大笑也在心里偷笑;有人想下跪,有人想捅自己一刀,也有人想点燃一包炸药,把在场的所有人连同红楼剧场统统炸毁。但是,没有一个人出声,没有一个人动作,大家都低下头,默默地找一个合适的位置站定。

她,依然笑得那样甜。

谁都难以相信有着这样一副容貌的人会死去。没有一个人能够看上她一眼就把眼光挪开。等你离开之后,这脸这眼神就将深刻地印在你的记忆里。她不是那种只有一张漂亮脸、内涵却很肤浅的演员,那种演员无论脸蛋子长得多么好看,让人一眼就可以看透,不想再看第二眼。她的脸永远看不透,就因为她的目光很深,老有新的内容、新的发现。然而,照片四周的那一圈黑框儿,下面吊着的那朵洁白的小花,提醒人们,这张脸实际已经不存在了。她显得那么孤寂、那么纤弱,周围连一个亲人都没有。然而她又是多么骄傲……

过去,这面大墙上挂过梅兰芳、马连良、裘盛戎、白杨、上官云珠、赵丹等戏剧和电影界大明星的照片。以后换成了党的主席毛泽东和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大幅照片,再以后换成了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,再再以后换成了伟大统帅一个人身穿绿军装的巨照,再再再以后又换过几回……如今,她也是一个人独占这面洁白的大墙,居高临下地望着大千世界……

在她的照片下面立着一大排花圈,有地委领导同志送的,也有宣